

现状 与 出路

建筑论坛丛书

潘祖尧 杨永生 主编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53
19

建筑论坛丛书

现状与出路

潘祖尧 杨永生 主编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丁文红

建筑论坛丛书

现状与出路

潘祖尧 杨永生 主编

*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天津市津西小金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25 字数 75 000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308-2420-1
TU·161 定价:8.00元

编 者 的 话

这本书编入了“建筑论坛”第三次研讨会的 14 篇论文。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现状与出路”。这些论文涉及到建筑创作、建筑学术、建筑教育,以及城乡生活空间等方面。

由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建筑师学会前任会长潘祖尧个人赞助的“建筑论坛”已举办过两次研讨会。第一次是 1995 年在深圳开的,主题是“建筑与评论”。第二次研讨会是以“比较与差距”为主题,在天津召开的。这两次会的论文集,已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次研讨会是由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建筑系和天津科技出版社主办的。

这个“建筑论坛”是由潘祖尧和我于 1995 年发起的。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三次研讨会开得很好,会上交流的论文都是建筑界权威人士精心撰写的,颇有见地,值得一读。

本书编排以收到论文先后为序。

杨永生

1997 年 9 月于北京

目 录

赶紧培育健全的建筑学术界…………… 陈志华(1)

悦目与赏心

——建筑创作朝更高的层次突进

…………… 彭一刚(14)

给城市多一点绿地和公共活动空间

…………… 钟训正(24)

永恒的十字路口…………… 张钦楠(41)

建筑教育要求观念性变革…………… 戴志中(46)

我看中国建筑教育

——现状与出路…………… 仲德昆(60)

正视人居环境 增强全民意识…………… 刘管平(70)

中国现代建筑理论的解困

——五谈引进外国建筑理论的经验教训

…………… 邹德侖(75)

下真功夫 走向世界…………… 潘祖尧(90)

对建筑设计创作环境、现状的浅见和展望

…………… 左肖思(94)

城镇建筑现象的窥视…………… 齐 康(101)

地域性与建筑文化

——江南建筑地域特色的延续与发展

…………… 程泰宁(108)

山穷水尽愁无路，柳暗花明觅新村

——居住建筑体系改革的一种探试

..... 戴复东(119)

精品！精品！精品..... 罗小未(123)

赶紧培育健全的建筑学术界

清华大学教授 陈志华

这次会议的题目是中国建筑的“现状与出路”。这是个战略性的题目，很大，又是个需要时常想一想的永恒性的题目。

在这个包罗万象的题目里，我打算说一点儿关于建筑学术方面的事。这方面的事早就应该说说清楚了，总不能随它自生自灭。在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现状下，学术工作居然还能有一口气，真是人间奇迹。可是总不能长期如此，万一这口气断了呢？何况一口气大大不够。以我的身份和学识，一向自知，并没有资格说学术界的大问题。好在我以发表意见不怕出乖露丑闻名，这次“杀上第一线”，向身怀宝玉的朋友们抛出一块碎砖头。

咱们建筑这个行当，大致粗说一下，可以分别为两大部分，一个是建筑创作，一个是建筑学术。它们哥儿俩，创作是老大，居第一位，这一点用不着争论。不过哥儿俩相亲相爱，互相作用，互相促进，才能家道昌隆，所以，不能太亏待了老二，总得吃饱穿暖。

十几年来，得亏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建筑创作真

个是繁花似锦，好一派阳春三月景象。听说，建筑论坛的上一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当代建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差距固然不少，但是照这些年样子如火如荼地下去，只要观念革新，赶上的日子怕也不会太远，有半个世纪总差不离了罢。

建筑创作要赶上先进国家，少不了建筑学术搭帮一把。可惜，建筑学术目前很不景气，身子骨单薄，助不了大哥一臂之力。这恐怕很不利于创作的赶先进。

咱们中国，向来没有形成一个有相当程度专业化的、独立的建筑学术界，学术工作的底子很薄弱，再加上先有政治大棒的摧折，后有经济大潮的冲击，根本排不开阵势。一向，学术工作大多是从业建筑师顺手做一做，外加寥寥几个学校里的教师。所以，创作和学术之间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关系：创作繁荣了，学术便没有人去做，衰落了；什么时候学术有了点起色，必是创作不大活跃，建筑师闲下来了。创作和学术没有同步发展，反倒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文化大革命以前如此，之后也是如此。

回想 80 年代，人心振奋，咱们的建筑学术界很有点儿蓬勃气象。高等学校出齐了一套教学用书，专业杂志创办了好几份，学校和研究所纷纷编印了论文集或者学报，专著和论文也不少，光是中国造园史就出了好几种。我 90 年代初期到台北去了 6 次，看见书店里建筑类的重头书，有一半以上是大陆著作。台北建筑界的朋友们说，他们那边的人比较浮躁，坐

不下来做深入的研究工作，对我们这边的学术成就很有点儿敬意。那时候，学术工作的领域也扩大了不少，古今中外，城市、建筑、造园、装饰、纪念性雕刻、设计原理、建筑和造园史、文化建筑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等，都有些份量不轻的研究成果。建筑美学、生态建筑学、建筑社会学等学科的初步构想也提出来了。理论的探讨更是热热闹闹。如果算上翻译，那就更可观了。

所以出现了这种场面，一半是靠文化大革命前的多年屯积存货，一半是由于设计业务还没有火爆起来，出书发文章，还算得上是一件美事。而且出版社那时候还懂得支持学术。从80年代晚期起，建筑设计院忙得不可开交，从业建筑师当然顾不上读书写文章。学校里的历史、理论课程的教师，本来应该是学术工作的主力部队，也因为开放了第二职业，干设计工作可以大把捞钞票，而学术工作不但几乎没有收入，有时候还得倒贴，便禁不住发财致富的诱惑，耐不了清贫寂寞的煎熬，纷纷下海了。这也难怪，谁不抢香饽饽吃呢？釜底抽薪，建筑学术就冷了锅灶。

立竿见影，到80年代末，有些名声挺不错的论文集办不下去了，做了一半已经积累了大量测绘图的研究扔下了，拿了资助的写作计划不想干了，海外出版社预付稿费约人编一套书竟没有几个人应承。学校里好不容易培养了几个学术苗子，不是出国了，便是到公司赚大钱去了。杂志往往只靠大学研究生

的论文支撑场面，一位编辑说，幸亏教师申请高级职称要评论文，总算帮了杂志一把。不料有些大学，立了新规矩，教师评职称只要看设计了多少平方米房子，不要学术论文了。一个建筑学院的领导人之一，到美国去呆了几个月，回来之后说，建筑嘛，就是做设计，没有什么学术论文可写。连本来就太少的专业研究机构，也名存实亡，研究人员整天忙于养家糊口。出版社也不支持学术工作了，有著作要出版吗，拿钱来！一位老朋友，心脏病闹得死去活来，做手术，往血管里装了架子撑着，出院不到半年，又玩命上山下乡去研究民居，十天半个月不歇，有时候一天用两条腿走几十里山路。辛辛苦苦写成了书，送到出版社，编辑先生一开口就要 20 万出版费，而这位老朋友的全部研究费才用了 3 万块。另一位朋友，也闹心脏病，被急救中心拉到医院，做了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活过来了，花几年时间写了一本书，出版费竟要 25 万。这不教人流泪吗？不能出版，谁还做学术工作呢？疯了？傻了？出版社也有话说，市场经济，讲的是经济效益，你那个学术研究值几个钱！瞧瞧！人家占着硬道理。

以上说的是现状，句句属实，不怕您打假。

一辆板车，一只轱辘瘪了，另一只气再硬，车子也走不利索。咱们建筑行业眼前就是这副模样。已经有人看出这辆车子走得歪歪斜斜的了，有的说：多写点儿建筑评论罢，写深一点、透一点，别不痛不痒或者胡吹乱捧；有的说：一阵风后现代，一阵风解构

主义,还有那漫天阴阳八卦、易经禅学、天人合一的风,如今又兴起外国古代式样来了,怎么回事呀?总得有个明白一点的说法。还有一个成天价念叨的老题目:建筑要中国气派,要地方特色,您到把中国传统建筑的气派、特色给我讲透彻了,总不会只有大屋顶和小亭子罢。您还得讲明白它们是怎么形成的,有什么历史因由。

这不,理论、评论、历史,都有人召唤。建筑学术,主要就是这三大块。归拢包堆一句话:还是要发展建筑学术。

那么,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培养一个稳定的、独立的、相当专业化的建筑学术界。只有相当专业化的学术工作者,才能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学习、研究,少受外界干扰,一辈子奉献给学术事业。学术事业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地,容不得他们玩票,他们也不大敢怠慢。眼前景况,先要创造条件,让有志于学术工作的人,收入不要比搞设计的差得太多。老婆生病买得起药、孩子上学交得起费,日子过得体体面面,礼拜天全家下馆子吃一顿红焖羊肉,别教老婆孩子太受委屈。工作经费要够,出门调查用不着为路费和住店钱犯愁,拍照片不必按着手指头算过来算过去,多一张就心痛,资料图书该买的就得买,有了成果交得起出版费,不至于锁到抽屉里变成跨世纪的文物,有合适的国际会议,出趟国也不成问题。有了这些条件,总会有一些人塌下心来熬寂寞。但是,这样还不过是初级阶段,进一步,就得设立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

包括学校里的教研组或者研究所。靠个体户是形不成学术界的。有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才能有学术核心,才能把各类人员搭配成完整的阵势,才能展开课题,才能有长远计划做系统的研究工作。才能有薪火传承,形成学术传统。资料档案的制度化的搜集保存,也只有专门的机构可以做到。总而言之,有了专门机构,才能有人才积累、学术积累和资料积累。没有这些的长期积累,学术的水平是不可能提高的。专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学校里的,是学术界的骨干,没有稳定的专业机构就没有学术界。当年中国营造学社,干了不过十来年,便给中国建筑史这门学科的研究和研究人才打下了结结实实的基础。咱们耽误了多少个十来年了哟!

当然,这样的机构,要有相当多的数量,相当大的规模,“三个五个,一群两群,”只能在高粱地里打游击,而学术界要正规军。这样的机构,更需要有足够的经费,如果要正规编制的研究人员自筹经费甚至生活费用,那不如趁早别挂招牌,免得把有志于学术工作的人的心气儿伤了,十年八年也缓不过来。

有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还不够,还要使研究人员科班化,就是说,要在大学的建筑系里,制度化地培养专门的学术工作者。到了这一步,学术界的长远发展才算有了保证。

专业化培养的专职的研究人员会不会变成脱离实际说空话的大炮或者谈玄学的书虫?这些年,由于西风劲吹,咱们这里也出现了休闲神侃式的建筑文

章。先是生吞 19 世纪的美学，后是活剥 20 世纪的哲学。这些“学术”把不少人弄怕了，弄烦了，以至一提起学术论文来就摇头叹气。那样的问题由学校和研究机构去注意提防，是有麻烦，中国人说一万句，顶不住外国人说一句，不过不见得是宿命，不可避免。

有了机构有了人，下一步就得稳定、提高、发展。这里头一个关键就是出版。没有出版便没有学术，到头来学术界也就散伙拉倒。所以我们要眼光远大、胸襟开阔的出版家、文化人，而不是出版商、买卖人。当然，只靠好心是不行的，得有一些经济的资助和行政的责任才行。另外，大学的建筑系，必须出版学报或论文集，没有，或者太少，就不给评上什么什么的。这要立规矩，要严格执行。一些挂着金字招牌的大学建筑系，居然多年来没有学报，没有文集，真是天大的笑话。

说到这里，明摆着，我又只好豁出去，再说一句开罪人的话，这叫“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这话就是，当然不必要求从业建筑师做学术工作，但是，当教师，总得做一点像样的学术工作！——阿弥陀佛，请宽恕我！那么，又牵涉到教师们的工资待遇问题了。没有高工资，又非搞清汤寡水的学术工作不可，谁到学校来教书？这就不是我能说得明白的事了。

上面说了出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挺难。难在哪里，说穿了，一句话：这些事，在我们现行的体制下，都必须由政府来做，而政府，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想得到这些事。就说经费问题，我们没有基金会制

度，学术工作者个人又绝对无能为力。由政府来做，本来并不难，总体上说，咱们这个建筑行业的经济收益够肥的，养活几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拨几个出版费，不过是小事一件，刮刮牙缝就行了。然而，缺乏一种制度，一种在本行业里“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制度。全世界全国都是用累进制所得税促进基金会制度来养活学术工作的。这不是“劫富济贫”，不是“吃大锅饭”，这是调剂余缺，培育自己的根本。根深了，本固了，叶儿才能更绿，花儿才能更红。往根上培土、浇水，这才是有远见的做法。我们希望政府能有这种远见和魄力。我们本打算提个醒儿，可惜传不到有关人的耳朵眼儿里去。另外，成立机构，设置专业，安排出版，规定制度，也都得由政府部门来做。政府部门不管，谁也管不了。这是明摆着的事儿。

说要远见，又是急茬。根据脉象，建筑学术已经是气血两亏，不赶快下重药，不死也得落下病根，治晚了要康复就难了。这病症候如何？又何以恁般急？一说您就明白：有志趣、有学识、有经验的学术工作者，早已是风中残烛，大多吃着“返聘”饭；新培养出来的研究生，由于没有专业或半专业的学术工作岗位，只好还是去干建筑设计或者当官，也有到房地产公司发财的。说得再透彻一点儿，正因为毕业后没有学术饭碗可端，有些导师压根儿不忍心严格按照学术工作者的规格来培养研究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他们未毕业之前就随他们去打工挣钱。这也说得上是体恤年青人。大家都无可奈何嘛。老的老了，少

的接不上，这中间断了档，将来再想续香火，可不是容易的事。说一件事您听听：年青人有几个能给古文断句？怕连繁体字都认不多。不懂古文，怎么研究中国建筑史？建筑史可是建筑学术的基础哟！只有精通中外古今的建筑史，才能真正搞好理论和评论。说到外国史，就有个外语问题。如今的年青人有几个能真正精通一门外语，更不用说通两三门外语了。有些研究课题，一门外语是不大够用的，一门不大靠得住的外语就更难办了。再就还有一个思维能力的问题，学风端正、概念准确、逻辑严谨、简炼明白，教人家能看得懂的文章，可并不好写。学风也好，古文也好，外语也好，思维也好，都不是“一抓就灵”的，没有十几二十年的磨炼大概不行。断档不断档，是从这个尺度来说的，不能看眼眉前三年五年就出个硕士、博士。更不用说等老人吹灯拔蜡以后才找人来接班，那更来不及了，事情误大发了。

这事还有一急。有些很有价值的、很重要的课题，比方说乡土建筑研究，还没有来得及以相称的规模展开，可是民居呀、宗祠呀、文昌阁呀、书院呀，倒的倒，拆的拆，眼瞅着一天比一天少。再过几年，想研究怕都找不到几幢残剩的对象了。那时候，您心痛去罢，后悔药治不了千古遗恨！不槽您，说实在的，现在动手做已经嫌晚了，已经是抢救性的了，知道点儿旧事的老人，懂得点儿旧工艺的老师傅，已经难得一见了。再不做，咱们这一代人就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了。您说急人不急人。

最后,再补充说一说为什么要在大学里制度化地培养专门的建筑学术工作者。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高档次的学术研究人员,不论哪个领域,都要专门培养,这叫一般性;另一方面,建筑师跟美术家、舞蹈家、音乐家、作家和诗人相仿,常规地说,他们的知识结构和职业的思维习惯都不大适合做学术研究工作,这叫特殊性。现在,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学院、舞蹈学院、音乐学院和大学的文学系,都有专门培养研究工作者的专业,有的叫史论系,就是历史和理论系。唯独建筑学院没有这类专业,只靠有数几个研究生。是不是要设个专业,这倒还可以商量,但是,要制度化地专门培养,大概没有商量余地。而且,从硕士生开始,便太晚了,最迟要从毕业班本科生下手,选拔几个心甘情愿的苗子,精雕细刻。

头等要紧的是培养他们的学术工作者品格: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还活得下去,就要坚持学术工作,坚持正确的学术道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说真话,说正话,不怕得罪得罪不起的人;要时时记得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小百姓的利益。然后才是必要的知识。

懂得点儿哲学和哲学史、就不大会教五花八门的“哲理性”唬住,就可能比较正确地知道怎么把科学的哲学思想渗入到形而下的建筑的创作中去;就不大会被语言、符号、后现代、解构这些西装革履的“哲理”弄得晕头转向。懂得点儿文化史,就可能比较正确地迎头批判穿着长袍马褂的阴阳八卦、风水堪

與、禅意佛理、“天人合一”，还有什么新易学和新儒学。多学点儿哲学史和文化史，就可能比较相信科学和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我在这里只说“有可能”，不敢说“一定”，因为有一些正经八百学哲学史、建筑史和文化史的人，正津津有味地在传播玄学，宣扬向后看，或者紧赶着卖弄西方的各色时新哲学。

说到这里，我想到台湾成功大学建筑系王明蘅教授 1987 年 12 月在东海大学演讲中的一段话：

“我不愿意，但却不能不承认当代东方的世界尚缺乏可以与西方等量齐观的声音。当然，声音是有的，但不容易听得到，或者听得不真切。这也许是由于当代东方世界的知识分子大多是抱着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心态在进行他们的思想活动，……因此，他们的看法只是或大或小的一组回声器或变奏器中所传送出来的声音。……我有意使我们警觉‘当代’的代表性思潮里东方的表现在质与量上都是不足的。如果当代西方的思想有贫困之处，而东方则根本是贫乏。在这个认识上，我想强调的只是对于当代的思潮，期许东方应该有原创性的贡献，而不是完全弃权，转而归附于西方的阵营中，使自己的大脑成了西方思想的殖民地，而导致西方有一点风吹草动（现在流行什么主义？），我们不是望风披靡，就是人仰马翻。”

这段教人伤心的话说在整整 10 年以前。我很遗